



我从小喜欢唱歌,这爱好不算特别,但对我来说,它就像随身带着一束轻快的光,总能为课余生活增添不少乐趣。空闲时间,我常戴着耳机哼歌,也会录下自己的声音回放,一遍遍听哪里跑调、哪里气息不稳。不过这时的我对唱歌的理解很浅,只觉得自己唱得还行,不曾认真想过唱歌背后需要付出多少踏实的练习。

我真正开始练歌,是从去年的校园歌手比赛报名开始的。起初,我犹豫不决,毕竟上大学前,自己从来没正式上台唱过歌,也担心自己嗓音普通、台风生涩,会在大家面前出糗。最后抵不过心底那股喜欢的劲头,我还是报名参赛了。之后,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备赛计划:每天抽出一段时间练习唱歌基本功,从气息到咬字,从节奏到音准,逐项打磨。最初,我只凭感觉唱,发现发声方式不对,只得试着按照网上视

频教程,调整喉咙和腹腔发力的方式。一段时间的练习,也让我发现了看似简单的演唱,其实有太多细节需要琢磨。

备赛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,有一阵子,我经常卡在一首歌的转音部分,怎么练都唱不顺,上台排练时,还紧张得喉咙发紧,连声音都飘得厉害。我一度很沮丧,不仅想放弃参赛,还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。有一天晚上,我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,反复听自己那段不理想的录音,越听越泄气,忽然想起中学时音乐老师提醒过我的话:“唱歌不仅是嗓子的事,更是心的事,你得让自己放松,唱出来的声音才会动听。”于是我试着改变练习的节奏,不再死磕一句歌词,而是先把整首歌的旋律理顺,再回到难点慢慢磨。几番尝试后,那个转音终于能自然地滑过去了,我当下雀跃不已,也明白了原来进步是这样微小的、不断重复后的结果。

以歌为翼

□欧思娜

比赛前的那段日子,我几乎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交给了练歌。学校的操场边、教学楼里的空教室、宿舍的小阳台,常能看到我戴着耳机拿着水杯反复试唱的身影,室友还打趣说我做梦都在哼调子。我自己琢磨出一套练习方法:每次先练气息十分钟,再逐句演唱、录音回听,再针对问题调整音色和情绪。渐渐地,我失误变少了,对参赛歌曲的把控也稳定多了。

预赛那天,我刚站上舞台,手心就直冒汗,唱出第一句歌词时声音还在发抖。好在之前的练习打下了基础,我很快调整气息,稳住心神跟着旋律慢慢唱,不再盯着台上的目光,最终顺利唱完了整首歌曲。进入复赛后,我仍有些紧张,但比第一次从容许多,我稳住了节奏,不仅完整表达歌曲里的情绪,还闯入了决赛。终于,我克服了内心的胆怯,完成了决赛的演唱,

还意外获得了一等奖。拿到奖状的那一刻,我开心不已,感觉之前的付出有了最好的回报。

比赛过后,我没有停下练歌的习惯,反而更愿意主动去学、去唱。我开始尝试不同风格的歌曲,也经常把最好的作品发给朋友听,让他们提提意见。我不时还会去请教身边懂声乐的老师、同学,或是上网查找基础的声乐教学视频,对照着纠正发音和处理歌曲的方式。

如今,唱歌这件事对我来说,早已不是“没事哼两句”那么简单,我懂得合理安排练习时长,不会盲目耗嗓子,也学会客观看待自己的演唱优缺点。不知不觉间,我不再畏惧当众开口演唱,更懂得了投入一件喜欢的事,本身就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成长。

(作者系泉州市农业学校会计专业2025级学生)



付出努力而没有结果的日子,叫做扎根。



几场秋雨过后,我家门口的那棵桂树绽放的花朵越来越多,那些凑在一起的小花,从远处看,好像一个个金黄色的小绣球挂在树上。午后的阳光好像给桂花镀上一层金边,暖融融的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下,好似天上的星星掉落一地。桂花的触感很柔软,我有次忍不住伸手抚摸它们,没想到一不小心就将几朵碰落下来。知晓桂花很脆弱,担心会碰伤它们,之后我就远远看着,不敢再伸手触碰了。

每到桂花长满枝头的时候,一开门,浓郁的花香会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住在外地的长辈曾说,只要顺着这抹熟悉的花香,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这棵树上还有一个鸟儿搭的小窝,平时放学回家,若是听见阵阵鸟叫声传来,我肯定立马跑去树下抬头张望,有时还能瞧见鸟妈妈投喂小鸟的场景。夜里起风了,桂花簌簌落了一地,我隔天早上出门时便会顺便捡一些完好的花朵,将它们夹在课本里,再带到学校分给身边的同学们,让他们都闻一闻这抹特别的秋天味道。

——《家门口的桂花树》(吴苏邻,泉州市晋光小学四年级)

车窗外,高楼渐渐远去,一片青翠映入眼帘,让我对接下来的爬山之旅充满了期待。抵达山下,一抬眼便看见青山连绵,树木葱茏,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让人顿感神清气爽。拾级而上,不时有蝴蝶飞来飞去,好像是在为我们带路。很快又瞧见清澈的山泉顺着石壁潺潺流下,阳光穿过树叶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叮咚作响的泉水与鸟鸣交织在一起,好似奏响一首悠扬的山林小曲。我们身旁时而有游人经过,大家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空中,原本寂静的山林也变得热闹起来。

起初,我脚步轻快,蹦蹦跳跳地往前走。可没过多久,石阶越来越陡,我的双腿开始发酸,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望着高高的山顶,我忍不住打起退堂鼓,嘴里还嘟囔着:“太累了,不想爬了。”爸爸赶紧鼓励说:“加油!山顶的风景,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看见。”不想错过美景,我只得咬咬牙,继续一步一步稳稳地向上爬。终于登上山顶,我看着层层叠叠的山峰被云雾环绕,好似仙境一般,顿时感觉爬山的疲惫也烟消云散了。

——《登上笔架山》(柯雨宸,惠安实验小学四年级)



不确定

平时家里是妈妈掌勺,这周她出差了,三餐由爸爸准备。看爸爸在厨房里忙活,儿子跑过去帮忙,好奇地问今天做什么菜,爸爸沉默片刻,回答道:“还没做出来,我也不知道,只能说这些菜可能是熟的,也可能是夹生的,还有可能是糊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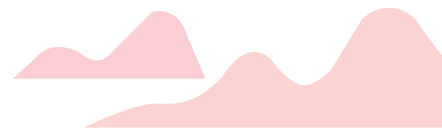
称体重

最近,甲需要减肥,天天都得称体重。这天站上秤,他低头一瞧数字,郁闷地说:“哎,怎么又胖了一斤。”舍友乙见状,安慰说:“或许不是你胖了,是地球引力变大了,才把你‘吸’重了。”

吃太多

上幼儿园的小花肚子不舒服,妈妈带她去医院就诊。听医生询问肚子怎么难受,小花想了想,回答道:“感觉就像吃进去的糖果、饼干和冰激凌在我的肚子里跳舞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小时候,我很喜欢跟在母亲身边,特别是她做饭时,我都要搬一张板凳,坐在厨房门口守着。家里的厨房不大,灶台也不高,母亲每次做饭都得弯着腰,十分辛苦。每次看见食材下锅,听见锅里热油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,我就会一边使劲吸鼻子,一边嚷嚷着要尝味道。母亲转头看见我这副馋嘴的模样,总是笑着摇摇头,即使嘴上没有回应,她手里锅铲翻动的速度仍会加快一些。

上了小学,我依旧经常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,好似一条甩不掉的“小尾巴”。无论是母亲去菜市场买菜,还是在院子里择菜,又或是进厨房做饭,我都要跟着她。时间一长,母亲习惯了,不时就会喊我给她搭把手。不过那时的我年纪还小,做事经常粗心大意,有时还给

母亲帮倒忙。就像有一回,母亲忙着炒菜,让我帮忙取酱油瓶,可我还没放稳瓶子就松手了,瓶子砸在地上瞬间碎裂开,酱油溅得到处都是。我当下被响声吓得哇哇大哭,母亲见状没有责备,只是赶紧关掉火,先是蹲下来检查我有没有被碎片划到,又耐心安慰说:“没受伤就好,小宝不哭。”

升入中学,我不再像儿时那样黏着母亲,随着认识的同学越来越多,我和母亲交流的时间也变少了。母亲依然每天用心准备饭菜,只是我经常匆匆吃完就回房间写作业。有一阵子,母亲会在吃饭时间问我学习怎么样、有没有听老师的话,我听多了嫌烦,每次就随口敷衍回应一句,然后赶紧放下碗,躲回屋里,不愿再与母亲说话。久而久之,母女间的话题越

来越少,母亲也很少再喊我的小名,大概是怕我不爱听。可每天早上那碗搭配煎蛋的热粥、洗干净放在书包旁的水果,一样都没少过。

读大学后,我第一次离开家在外生活。担心我不会照顾自己,母亲经常发来信息询问情况,不知不觉间,我们的交流又多了起来。因为就读的学校离家不算太远,若是我有一段没回家,母亲便会坐一个半小时的班车,拎着沉甸甸的保温桶来学校看我。人潮中,她总能一眼找到我,然后快步走过来,把保温桶塞进我手里,叮嘱我趁热吃。

母亲每次都来去匆匆,有时趁班车还没来,她会揭开盖子,让我当场尝一尝味道。我也不会拒绝,立马配合地喝几口鸡汤,再吃一块炖得软烂的鸡肉。母亲则

站在一旁看着,眼含笑意,听我夸奖味道很好,她还会开心地讲做菜时的小细节,最后还不忘叮嘱一句:“平时也要好好吃饭,好好照顾自己。”听了这话,我总会鼻子发酸,想说点什么,又不知怎么开口,最后只是低下头又喝了一口汤。

小时候依赖,青春期疏离,长大后重新靠近,我和母亲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着,但她对我的爱却始终不变。以前,我觉得母亲唠叨、不懂自己,如今才明白那些曾经觉得烦的问话、默默备好的饭菜,全是她藏在细碎日常里的牵挂。母亲从不把爱挂在嘴边,却将爱藏在一日三餐里,这份爱就像厨房里的烟火腾腾,总会让我的心感觉踏实又安稳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海洋与食品学院生物科学专业2023级学生)



家乡的茶

□杨航航

我的家乡在安溪,那里有漫山遍野的茶园。每次采茶季回去,一走进村子,就能闻到空气中飘着的淡淡茶香,让人心里格外舒坦。

不久前跟父母回老家过周末,我一大早就起床洗漱,准备跟爷爷一起去采茶。清晨的茶园里一棵棵茶树排列得整整齐齐,远远望去,好像大海里翻涌的绿浪,一浪接着一浪,一直漫到云雾深处。此时露水还挂在叶尖上,亮晶晶的,好像一颗颗小珍珠。爷爷说采茶要趁早,这时候的茶叶肥嫩饱满,好似轻轻一捏就能渗出水来。我学着爷爷的样子,小心翼翼地掐下枝头的嫩叶,即使动作不熟练,我还是收集了小半篮子的茶叶,心里美滋滋的。

回到家,爷爷开始制茶了。他告诉我,制作铁观音要经过多个步骤,当中包括采青、晒青、凉青、摇青、炒青、揉捻和烘焙,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。尤其是炒青,爷爷说火候得控制得当,他总是握着大铁勺,不疾不徐地翻炒锅里的茶叶,直至茶香随着热气一圈圈漫开。我依葫芦画瓢地拿着铁勺炒茶,没想到翻得太快,差点把茶叶炒焦,爷爷见状哭笑不得,赶紧提醒说:“这事可急不得,记住有耐心,才能做出好茶。”

最开心的还是品茶时光。等一家人围坐在茶桌前,爷爷便往茶盏里放



(CFP 图)

“黑白”对弈伴流年

□李 朗

我与围棋的缘分,始于二年级的一堂兴趣课。那天看着老师从容地在棋盘上落子,样子好像在指挥一场无声的战役,我一下就被迷住了。之后听我天天念叨,妈妈便买回了一副围棋,又带我报名了培训班,就这样,一黑一白的棋子“闯”进了我的生活。

可真的开始学下棋,我才知道这事有多难。一开始,我连最基本的规则都记不牢,下棋时总是慌慌张张,每次对弈都输得一塌糊涂。不过正是在一次次落子与复盘中,我了解了围棋不是随心所欲的游戏,想要学好它,既要懂得灵活变通,也要学会通观全局。

后来,我将许多课余时间都用来练习棋艺,有一阵子,我进步很快,凭着一股子冲劲接连取胜,尝到甜头的我也变得越来越自信。可挫折来得猝不及防,那天我遇上了一位实力很强的对手,他的棋路沉稳又缜密,几乎不露破绽,反观我失误频出,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优势一点点流失,败下阵来。之后几日的对弈,我接连失利,心里的烦躁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,一

度还萌生了放弃的念头。见我状态不佳,老师特地留下来陪我复盘,等我终于理顺思路,他才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围棋里最忌心浮气躁,耐得住性子,才能守得住全局。”听了老师的话,我心里那股烦躁逐渐平息下来,也能沉下心来摆好棋子,继续一步步回想自己哪里下得太急,哪里没有看清全局。

第二天,我重新坐到棋盘前,这回不再急着进攻,而是学着先观察再落子,不仅想清楚自己每一步棋的用意,也时刻留意对手的局面。那盘棋,我从布局落子,到中盘一点一点扳回,到最后竟以两目之差险胜对手,收棋子的时候,我手心里的汗还没干透,心里却痛快极了。

如今,我的围棋水平提高不少,在一次次比赛中收获了进步,我也更懂得了落子时要深思熟虑,在失利时稳住心态,在顺境时不骄不躁的处事道理。

(作者系安溪县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古城的秋日剪影

□徐梓筠

泉州的秋天,与别处不同,它不是骤然袭来的萧瑟,而是悠悠地、慢慢地,好似把夏日的余温一点点收起来,再在某个清晨,轻轻地抖落出寒意。

这个季节的清早,推开窗,常能看见远处的清源山被一层白蒙蒙的雾气笼罩着。那雾不浓不淡,好像谁用细筛子筛过似的,不仅挂在树梢上,也绕在山腰上,远远望去,如梦似幻。母亲常说这雾气是山的被子,太阳一出来,被子就要掀开了。果然,太阳升起后,阳光爬过屋檐,那雾便悄悄散开了,紧接着露出底下亮汪汪的绿来。此时山上的树木大多还是青的,只有路边的梧桐和银杏的叶子开始变黄了,零星几片黄叶飘落在地上,好像秋天递来的信笺。那些常绿的榕树、樟树依然撑开浓荫,看着它们,感觉夏天还没真正走远。

秋日午后走进中山公园,拂面的风少了几分燥热,也不再横冲直撞,它好似变得温吞起来,拂在脸上就像被家里小猫用尾巴尖轻轻扫过,有点痒,又有点舒服。公园里有人在下棋,有人在锻炼,还有一些长辈坐在树下聊着家常。

藏着匠心的石拱桥

□何 洁

老家村口静卧着一座石拱桥,它没有华丽的装饰,也无现代大桥的雄伟气派,却承载着村里几代人的记忆,是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记得外婆说过,这座石桥比她的岁数大多了,打她记事起,它就已经稳稳地立在那里,日复一日地看着村里人来人往。有次听村里的长辈提起,我才知道这座石拱桥是由几位手艺精湛的石匠一锤一凿砌起来的,铺设桥面的石块大小也几乎一致。工匠们将这些石块的接缝处处理得严丝合缝,因此历经百年风雨的冲刷与侵蚀,桥身依旧坚固如初。

这座桥的桥身呈一道优美的弧形,远远望去,宛如天际落下的一道小彩虹。唯一的桥洞高约五米,宽约八米,它的影子倒映在水中,从岸边望去,好似一轮满月落下,十分漂亮。听说单一桥洞的设计,不仅为石桥增添了几分雅致,还能有效减少河水对桥身的冲击。过去每逢汛期,河水上涨,湍急的水流便从桥洞顺畅穿过,不会对桥体造成损伤。外婆回忆说有一年山洪暴发,附近的木桥转眼就被水冲走了,唯有这座石桥纹丝不动,如同生了根一样稳稳扎在水里,让人不得不

感叹这一巧妙的构造彰显了古代工匠的智慧。

石桥的桥面不是平坦一片,而是微微向上拱起,听说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雨水向两侧流淌,桥面不会积水,还能保护石桥不被雨水浸泡损坏。不过更特别的是桥上的栏杆,它们由凿刻平整的条石垒成,看起来就像在桥上搭建了一堵矮矮的护墙。每次说起这些栏杆,舅舅还会提起他小时候喜欢光着脚在桥上跑来跑去,午后桥上的石板被太阳晒得发烫,脚下又滑又暖,有次跑得太急脚下一滑,他的身子往桥边歪去,幸好有石栏杆拦住,才没有跌落进河里。如今再提起当时的情景,舅舅还不忘提醒孩子们过桥时要注意安全,不可嬉戏打闹。

后来,村口又建起了一座宽阔平坦的新桥,村里人出行大多走新桥,来往车辆通行也更方便,不过一些长辈每次回乡探亲,仍会特意到老石桥走走,摸一摸粗糙的石头。因为在他们心中,这座古老的石拱桥始终无可替代,它静静见证着家乡的变迁,也默默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。

(作者系石狮市华侨中学初三年学生)